



薅草锣鼓 谢兴双 摄

薅草锣鼓的非遗密码

□冉奎

薅草锣鼓作为川东独特的农耕民俗，诞生于劳动的热土，服务于劳作的艰辛，升华为艺术的瑰宝。2008年6月，宣汉县“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”被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。

一

志书里的薅草锣鼓，记载于《民国版·宣汉县志》。为重现这一独特劳动艺术的全貌及其蕴含的民间智慧，现摘录相关内容(括号内为作者备注——编者注)。

“初次践泥(下田踩泥)，继则拔草(薅草)，拔草时已长夏矣。水蒸日炙，鞠躬指搯，劳倦易生，鼓之舞之，于是有薅秧锣鼓之组织。先期召集俦侣(帮手)，少则三四十人，多或百许人，亦有闻风自至者，旷野平畴，按亩分布。公推二人，一击鼓，一击锣，亦有推三人者，则一钩马锣也。堂堂咚咚，并奏齐鸣，间之以歌，小说若《封神》《西游》《水浒》《三国演义》《平山冷燕》及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等，故事若《王三槐》《冷天禄》《袁廷蛟》及桂大人(桂涵)，罗大人(罗思举)等(皆为宣汉当地历史人物)，随从所欲，旋编旋唱，此倡彼和，夸多斗捷。时而驳诘(辩论)，时而叹诵(吟诵)，时而嘲讪(调侃)，时而谦让，时而邪许，时而吁嗟叹息。如是者一歇、二歇，恐其气衰而倦也，则以抡彩(指游戏竞赛)激励之；恐其时久而饥也，则以点心饜饫之(吃点心充饥)。行行且止，若往而复，至夕阳西下时，又为辞神、送神之曲……统名之曰‘薅秧歌’，唱歌者曰‘歌牌子’或‘歌头’。”

这段记载，为我们复原了一幅川东农耕社会的生动画卷，展现了先民们在艰苦劳作中创造欢乐、凝聚人心的场景。

二

田野间的薅草锣鼓，是宣汉县土家人从狩猎采集转向农耕文明的产物，是应对特定自然环境的生存智慧结晶。

在峰峦叠嶂、地广人稀的巴山大峡谷，如今居住着近7万土家人。过去，那里主产苦荞、玉米、高粱、洋芋以及少量水稻，土家人在贫瘠的山地上刀耕火种，为了提高薅草的效率、驱散劳作的疲惫、震慑糟蹋庄稼的野兽(猴群、野猪、狗獾等)，薅草锣鼓应运而生。

在龙泉、渡口、三墩、漆树等土家族乡，以及前河流域众多乡镇，年逾六旬的老人大多亲历过田野间锣鼓喧天的盛况。20世纪80年代土地包产到户后，每逢玉米薅草时节，主家以“换工搭伙”方式，请来薅草人工和锣鼓师傅(打鼓匠)。锣鼓师傅二人或三人，各执锣鼓乐器，站在田埂的高处，自编歌词，锣鼓伴奏，为田垄间挥锄除草的隊伍呐喊助威。

锣鼓师傅中的领唱者称作“歌牌子”“歌头”或“歌师傅”。“歌师傅”不仅要甩开膀子擂鼓，更要扯起嗓子“叫歌”，时刻督促薅草者专心锄草，有“一鼓催三工”“请好一个歌师傅、胜过十个劳动力”之说。锄头在乐声中起落，杂草应声而倒。

薅草锣鼓的演唱流程有一套完整的仪式，包括“请堂”(上工前在主人家院坝唱，敬神请神)、“说歌头”(上午、下午开工及歇气后复工时唱的开场白)、“刷露水”(上坡前往工地途中唱)、“立五门”(唱东西南北中方位)、“亮五门”(唱金木水火土五行)、“煞号子”(上午、下午劳作中及临近歇气时唱)、“拆五门”(完工前唱，与“立五门”对应)、“辞神”(完工后在主人家院坝唱，送神谢神)等。

今年79岁的彭千学，家住宣汉县龙泉土家族乡，他是薅草锣鼓非遗传承人群体中的优秀代表。他在田野间领唱了三十载，又在舞台上演绎了三十载。老人张口就能“念唱”出上坡开鼓时的“说歌头”：“锣鼓圆鼓圆，挎在胸前；老者少者，细听我言。神农植下五谷，虫蝗忽然发现；天子无法可治，许下贺功良愿；招集天下歌郎……歌长唱了三日，虫蝗忽然不见……唱歌就从那时起，肉口流传到今天。”

三

舞台上的薅草锣鼓，源于广种薄收的生产模式退出历史舞台，农村生产不再以助阵薅草，这种传统的民俗活动逐渐从广阔的田野间搬向聚光灯下的舞台。

2013年12月21日晚，由宣汉县土家族薅草锣鼓改编的大型原生态歌舞《幸福生活振振甜》，亮相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《我要上春晚》特别节目《直通春晚》，这是当年唯一代表四川省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选拔的节目，标志着薅草锣鼓成功从地方性民俗文化，昂首阔步登上国家级艺术殿堂。

宣汉县高度重视薅草锣鼓的保护与传承，成立薅草锣鼓培训班，培养后继人才。依托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，在巴山大峡谷景区常年举办“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”赛歌会，并将其打造为川渝非遗交流展演的重要平台。赛歌会已成功举办十四届，不仅成为当地文旅深度融合的靓丽名片，更极大促进川渝两地及兄弟县市区间非遗项目的交流，为共同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注入持续活力。

近年来，传承人群体积极探索服务当代的新路径，成立“非遗技艺·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”志愿服务宣讲队，利用空闲时间，到各个乡镇开展活动，巧妙地将党的创新理论、重大方针政策以及乡风民俗融入唱词，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传递时代强音和正能量，赢得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赞誉。

川东土家族薅草锣鼓，既是热闹的民俗活动，更是对传统农耕社会的赞歌。虽然舞台表演由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，无法再现田野间“从早唱到晚”的悠长韵味，但艺术家们将最精华的锣鼓节奏、高亢唱腔、独特仪式和劳动意象进行浓缩展现，让其焕发出新的艺术光彩。

古老的“鼓韵锄声”，已成为宣汉县乃至川东地区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。它承载着川东地区悠久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基因，必将在新时代继续绽放独特的魅力。

渝来蜀往，大美竹乡

□吴华

“我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。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共饮长江水。”按理说，我与这首词中所写的相思情态本是沾不上边的。但自从2018年儿子大学毕业首站工作在重庆九龙坡辖区的庆铃汽车集团，我为他在大渡口九宫庙附近购置了一处房产后，便从此与重庆结下了缘分。后来，儿子离开重庆去了成都发展，便很少再回到这里；我却因此常往重庆跑——“山城”的坡、“雾都”的雨、“火锅”的辣、“棒棒”的韧、“3D魔幻城”的奇、“红岩”的魂，这些词汇渐渐刻进生活；与这座城的联结，也在千丝万缕中加深，成了戒不掉的情结。

曾几何时，大渡口、九龙坡，乃至整个大重庆，与我这个四川人似乎并无关联；可如今，我却处处牵挂着大渡口、九龙坡，牵挂着重庆。在重庆，像我这样“蜀来渝往”的大竹人还有很多——商界的刘达平在这里投资兴业，为城市注入活力；文化界的王明凯、张天国用笔墨描绘重庆山水，传递巴渝韵味；更多普通的大竹人，在街头巷尾勤劳打拼。他们把大竹的歌直带到重庆，也把重庆的活力带回故乡，成了“川渝一家亲”最鲜活的诠释。

正所谓“渝来蜀往，大美竹乡”。我的家乡在四川大竹，很多年前，当地就流传过一句口号：“要把大竹打造成重庆的后花园。”大竹的确配得上这份期待——这里山美、水美，人民勤劳聪慧，大竹的妹子，是叫得响当当的漂亮，重庆人跑到大竹来找对象的，屡见不鲜，能娶到大竹妹子作老婆的重庆人，大多能幸福一辈子。五峰山的竹海，风过时绿波荡漾；百岛湖的晨雾，日出时如梦似幻；欢喜坪的草甸，盛夏时铺锦叠翠；广子村的炊烟，傍晚时袅袅升起；清河古镇的青石板路，雨后泛着光，述说着岁月的故事。五月初，我去五峰山脚下的农家乐吃饭，邻桌是一家重庆人——爸爸抱着娃在竹林里掰竹笋，妈妈举着手机拍随风摇曳的竹梢，老人坐在竹椅上跟老板唠嗑：“你们这竹蒸

笼蒸的肉，比重庆馆子的还香！”老板笑着答：“下次带朋友来，我给你们留最嫩的竹笋！”每逢周末，这样的场景随处可见，重庆牌照的车辆穿行在大竹的乡道上，人们在这里呼吸清新空气、品尝地道农家菜、享受悠闲慢生活。如今“轻旅游·微度假”模式在大竹悄然兴起，重庆的休闲人群如“润物细无声”般向这里汇聚，川渝两地的千年情结，也在这样的往来中再度紧密相连。

如果说大竹的山水是“后花园”的底色，那么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人，便是底色里最亮眼的纹路——在重庆颇具名气的范绍增，正是从大竹清河古镇走出的传奇。他修建的范公馆、宅邸，至今还有部分保存完好。范绍增也就是系列电视剧《哈儿师长》中“樊哈儿”的原型，其外号叫“范哈儿”，拍电视时为避免侵权纠纷，才改“范”为“樊”。去年，我去沙坪坝山洞街道办事处，特意绕到平正村的范公馆——青灰瓦上长着几丛瓦松，木窗棂的雕花还能看清，门口的石碑刻着他“自掏腰包招兵抗日”的故事。风吹过屋檐，倒像能听见当年他跟部下说“绝不拉稀摆带”的豪气。真实的范绍增，一生本就充满传奇：13岁参加袍哥，早年混过赌场、当过土匪，后来被招安进入川军；他以袍哥义气为部队纽带，部下打仗肯拼命，自己也因作战勇猛不断晋升，先后任川军旅长、师长。抗战期间，他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八十八军军长，回大竹招兵买马时，还自掏腰包购置军火；率部出川后，在抗日战场上战功赫赫，1942年5月，其部队先是击毙日军第十五师团师团长酒井中将，次日又击伤日军第四十师团少将旅团长河野，在抗战史册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在烽火岁月里，范绍增的选择与担当，正是千万川军将士“铁血卫国”的缩影。他代表的“耿直、仗义、血性，绝不拉稀摆带”的精神，早已成了川军、川人的精神图腾，在国人心中立起了一座丰碑。这座丰碑上，刻着烽火岁月

太阳出来照桥头

□文猛

一

到重庆石柱去，奔着一首歌，奔着太阳出来的惊喜，奔着喜洋洋的心情。

重庆民歌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，是中国人特别喜爱的一首民歌，歌声是悠远的，喜洋洋的旋律是永恒的。

石柱是歌声最先飞扬的地方。“船到桥头自然直”，这是书上的话。“人到桥头自然值”，这是重庆近些年流传的一句话，说的是石柱县桥头镇，一个古老的土家族古镇。

踏入桥头镇的土地，迎接我们的不是太阳，而是一个夏日午后的雨天。雨打花伞，雨打芭蕉，雨打瓦屋，雨打我们的心情，唰、唰、唰……

庄稼花香，果香，蔬菜香，野花香，空气中是淡雅的清香，这是乡村的味道，乡村很安静，我们的心也很安静。

“再别康桥到啦！”“再别康桥”，在瓦屋村，这不是徐志摩的诗，而是一方美丽的院落。

向上望去，淡黄色的土墙，淡黄色的吊脚楼，青瓦的屋顶，雨打青瓦，瓦上生烟，一幅特别美的画面。

桥头人告诉我，这里原来是瓦屋村的小学。黑板还在，古槐树上的铁钟还在，只是听不见琅琅的书声，看不到戴红领巾的小学生。屋檐下有不少学生，他们来自西南师大附中，每个人面前都摆放着画板。“管家”说，刚走了两批学生，这里已经不能摆放更多的画板啦，这群学生来了五天，大家都不想去。

站在那些写生的学生身后，看他们作画。坐在院中任何一个角落，眼前都是风景，都有记录在画布上的激情。

“再别康桥”很宽、很美、很安静，除了原瓦屋村的小学，周围的几户农户房子都让老总买过来或者农户以老房子入股，建起了别具风格的民宿。每一幢民宿，民宿里的每一间房子，都用土家语取名：社尼侬(你们好)、梦梦尔(吃一餐)、阿舍巴日(请跳舞)、阿哥德(朋友们)……

一字一句学着土家族的语言，看着土家人那些风车、天井、织布机、牛角号、油纸伞……眼前的一切都在告诉我们，这里是土家人曾经的故乡，这也是土家人未来故乡的样子。

太阳出来喜洋洋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。院中立着一支很高的黄色笔，从笔中伸出一条曲曲弯弯的白色线条，大家称这是“行走的线条”。沿着那根白色的线条，走过青石板路，就可以走完整个“再别康桥”院落。

沿着向上的白色线条，走过昆虫屋、手工馆、陶艺雕塑馆、生态屋、星空课堂、屋檐下烤土面包的土灶等，屋子里飘荡着淡淡的藏香，院中花坛里种着薄荷草和迷迭香，空气中弥漫着它们的味道。屋檐下、天井边、阳台上、水井旁、菜园中，都是三三两两的学生，支起画板，调着色彩，舞动画笔，他们是这片院落的主人，他们是这方山水的记录者，在这个村庄，他们已经住了好几天，没有一个人想走。

二

太阳出来啦！这不是歌声，是喊声！

站在瓦屋村的高处，这里修建了一处很宽大的观景台，观景台四周都坐着很多写生的学生，他们的画布上是雨雾中的村庄和藤子沟水库。太阳出来了，云雾飘向山尖，村庄、水库、庄稼、鸟鸣、歌声，都像刚洗过一样，特别清新。学生们抓紧取下画布，他们要换上新色彩，新的构思，用画笔记录这一切。

桥头，如果从地名上望文生义，这应该是一个很小的地方。事实上，桥头很大。

桥头多山，方斗山，七曜山，赵山，瓦屋山，马鹿山，五山环抱着桥头，在风水先生那里就是“五马归槽”，五马归槽描述的是马，传达的是丰衣足食的信号。

桥头多水，龙河，中益河，野合溪，楠沟，藤子沟，悦峡河，还有很多不知名的小溪，让大山环抱中的桥头，成为大山怀抱中的水乡。

桥头多桥，有河必有桥，桥头镇的河上有多少座桥，村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也说不清楚，那些桥都在今天的藤子沟水库水波之下，连同桥头坝上那著名的“三多桥”。龙河长高了，桥头大地上所有的河都跟着长高了。今天的桥头，没有曾经到处是桥的景象，多子，多福，多寿。桥头人说，大地上的桥都是“三多桥”，三多桥永远在桥头人的心中，这也是这方土地取名为“桥头”的原因。

桥头人在龙河两岸修了两座塔。一座叫白塔，镇水；一座叫乌塔，镇火。塔立两岸千年，守望桥头千年。“太阳出来喜洋洋”的风调雨顺，“不愁吃来不愁穿”的美好愿景，直到今天才终于实现。

桥头的昨天在水波之下，桥头的未来在水波之上，一汪水闪亮桥头。桥头镇共有7个村庄，环湖的4个村庄已划入“藤子沟国家湿地公园”，它们既是桥头的村庄，也是国家的村庄。

“人到桥头自然值”，这是桥头的价值，这是游客的值得，一点也没夸张。

俯瞰藤子沟水库，白塔和乌塔站在山上，倒映在湖中，那是一幅特别美的画面，一批批画家和学画的学生走进龙河，双塔的画面是必须要带走的。

往后往上望去，我们所站的观景台不是瓦屋村的最高处，瓦屋村的最高处在瓦屋山顶，那里有白云在飘荡，那里有山鹰在飞翔。

流连太久，我们把喜洋洋的太阳看到了离山还有竹竿高啦，不敢往上。

走下山去，今晚枕梦何处？电话打到镇上好几家民宿，我们还在静待佳音。

三

电话来啦，说“半山泮水”空出了几间房，说是几个音乐人临时接到通知要参加一个很急的活动。但愿这是一个真实的理由，我们在桥头的几个村庄民宿都找不到房子，只好惊动市委宣传部的驻桥头镇帮扶工作队，他们带着23个帮扶成员单位把一个传统的农业村庄改版为艺术的村庄，我们确实也希望得到他们的帮

里的铁血担当——抗战时期，300余万川军将士出川抗日，装备简陋，却冲锋不退，在台儿庄、淞沪、长沙等战场筑起血肉长城；也彰显了危难时刻的大义凛然——无论是抗震救灾时“川人从不负国，国人亦不负川”的双向奔赴，还是日常里“巴适”表象下藏着的坚韧乐观。这份丰碑的分量，既有历史的厚重感，更有烟火气里的生命力，任凭时光流转，始终清晰矗立，成为刻在民族记忆里的精神坐标。而作为川人，我也始终觉得，自己的血液里同样流淌着这份耿直与血性。

每次驾车往返于大竹与重庆的高速公路，看着沿途川渝牌照的车辆交织往来，再想到西渝高铁将过境大竹、两年后正式通车的消息，便愈发真切感受到大竹与重庆这对“近邻”正加速向“同城”靠拢——届时从大竹出发，坐高铁半小时就能抵达重庆主城，通勤比不少重庆跨区出行还要便捷。川渝两地本就同属巴蜀文化圈，地理上山水相依，人文上血脉相融，这样的“同城化”不是单向的奔赴，而是川渝人骨子里的双向奔赴——你看高铁在山间穿梭，人们在两地间往返，江水在两岸间奔流，每一处都是“川渝一家亲”的真实写照。滚滚长江，奔流不息。它从我的家乡大竹以溪流的形式，入铜钵河、经州河、绕渠江、汇入嘉陵江，在朝天门人口，一路蜿蜒至我牵挂的山城重庆。我这“蜀来渝往”的步履，不过是千百年来巴蜀大地血脉流动的一丝微澜。我站在马桑溪大桥上远望，只见长江水汤汤东流，一如千百年前的模样。我知道，浪花虽已淘尽英雄，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，依然承袭着那股“绝不拉稀摆带”的豪气与耿直，在新时代里书写着新的传奇。大美竹乡，既是重庆人休憩身心的“后花园”，也是川渝协同发展活力涌动的“补给站”。

此情此意，正如那共饮的一江春水，绵延不绝。这，也正是“渝来蜀往，大美竹乡”的深情所在。

扶，但愿我们没有惊动别人的梦！

“半山泮水”所在的村庄有一个特别大的名字：长沙村。龙河流过村庄，河水平稳，积沙甚多，人们习惯称这段龙河为长沙河，村庄得名长沙村是很自然的事情，没有抄袭湖南长沙的意思。

“半山泮水”在藤子沟水库边，坐在民宿挨着水库边的凉亭上，脚就可以浸到清清的湖水中濯足。老板谭鑫的老家就在长沙村一组一处叫堰口的地方，他家的房子连同堰口这个地名都沉入了水波之下，遂就近后靠修建房屋。几年前，谭鑫回乡，看到村里冒出很多民宿和餐馆，到村里玩的游客和写生的学生很多，就约了几个朋友，推倒原来的老屋，在镇上的帮助下，开起了这方叫“半山泮水”的民宿，让村里的人在民宿打工。

夜幕降临，满天星星，刚下过雨，星空像刚洗过一样，格外清楚。天上是星空，水中是星空，清风吹来，是那种久违的田野的味道。谭鑫在水边修建了很多亭子，为到村里写生的艺术家，为到水边看水的游客。

一阵风吹来，有淡淡的咖啡香。谭鑫说，村里开了好几家村咖。离他们民宿最近的村咖叫“墨禾村咖”，经营这家村咖的是回到村里的两个大学生。

“太阳出来啰哟，喜洋洋啰哟啰，挑起扁担唧唧扯唧扯，上山岗哟喝……只要我們啰哟，多勤快啰哟啰，不愁吃来唧唧扯唧扯，不愁穿哟喝……”

歌声从山坡上飘起，如金纱般轻柔地洒落在错落有致的青瓦白墙上，那熟悉的旋律混着清晨的鸟鸣，在山川间回荡。

在桥头，如果说清清的龙河水可以濯足，那么古老的啰儿调就可以濯心。

桥头就是一方濯足濯心之地。

走出半山泮水，我们看见一个大爷赶着羊群走向山坡，歌声是从大爷口中飞扬开的。

山坡下突然出现很多画板，画板前是写生的人，画板对着山坡、朝阳、薄雾、羊群，画面真的很美。桥头人告诉我们，全国有上百所艺术院校与桥头的几个村庄签订了艺术创作的协议，他们要在这些播种艺术的种子。

今天的乡村都在改版，一方“一碗土一碗米”生长庄稼的村庄成为人们向往的生长“艺术”的村庄，艺术唤醒了古老的村庄，桥头人用“艺术写生、特色民宿、农特加工、休闲旅游”四支画笔，让桥头镇的村庄改版，闭门闻香，移步换景，这是一个谁也不敢预测的改版，这是守望千年的白塔和乌塔的惊喜，这是太阳出来喜洋洋的幸福，这是一个村庄史无前例的升华。

这方山，这汪水，桥头就这样让人“盯”上啦，盯的是乡愁，盯的是风景，盯的是未来，盯的是艺术。

乡村开满庄稼花，乡村也开满艺术花。“走了一山啰哟，又一山啰哟啰，这山去了唧唧扯唧扯，那山来哟喝。只要我們啰哟，多勤快啰哟啰，不愁吃来唧唧扯唧扯，不愁穿哟喝……”

这个地方叫石柱，这个地方叫桥头。往前走，阳光正好。